



三千多年前的楼兰，曾有环境学专家向国王建议对“砍树者”实行“罚马、罚牝牛”。当国王将此建议晓谕臣民时，一切都已晚了，沙漠、狂风、干渴已开始疯狂地吞噬楼兰。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曾经“马蹄哒哒，驼铃声声，商贾使节络绎不绝”、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城的富裕和繁华；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象，当沙暴卷来并湮埋这座城市时，无处逃生的楼兰人的惊恐与绝望。

楼兰被湮没了。和楼兰同时兴起在古代“丝绸之路”上的尼雅、卡拉当格、安迪尔、古皮山等繁华城镇也都先后湮没在近代的沙漠之中。

当我穿行在辽阔的西鄂尔多斯荒原，当我行走在沟壑纵横、山塬破碎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，当我站定在漫漫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之中时，我总在想，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？

事实上，中国西部因贫困而蒙昧、因蒙昧而无节制地生育，又因生育而降临给生存环境的巨大的、灾难性的破坏已经发生。

我在宁夏采访时得知，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生钱的唯一办法是挖甘草，老师赞扬某某女童能艰苦读书是因为该女童能吃苦挖甘草，赞扬该父母能供女孩念书也是要领我参观满屋子的甘草。人们居然不知道这一代又一代的挖甘草已经把宁夏

整个的生存环境给毁得面目全非……

历史上的宁夏不是今天这样被沙漠和秃岭紧紧包围。自古就有“天下黄河富宁夏”之说，“黄河两岸，沃野千里。”唐人韦蟾在《送卢潘尚书人灵武》（灵武为今宁夏灵武县）诗中写道：“贺兰山下果园成，塞北江南旧有名，水木万家朱户暗，弓刀千队铁衣明”，说的就是宁夏“粮果飘香耕耘忙”的景象；《山海经》说六盘山上：“其木多棕”，棕是亚热带植物，大量生长在六盘山上，足见六盘山和它脚下的西海固气候多么温暖湿润。然而今天的宁夏已是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”。春天的风可以将禾苗吹死、掩埋；夏天的风可以将庄稼“青干”在地里；秋天的风常使成熟的农作物纷纷落粒。曾经青山葱茏的六盘山下的西海固如今万山秃尽，每年水土流失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天水、陇西“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室屋”。今甘肃天水、陇西、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。“民以板为室屋”的甘肃中东部地带什么时候变成“万丈厚土，寸草不生”的呢？甘肃最西端举世瞩目的人类文化圣地敦煌，也频频传来水位下降，沙尘暴袭击的消息。

1998年8月我在青海采访时得知，那个周长为360公里、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青海湖，从70年代以来每年水位下降10至13厘米，致使一些地方如今已露出了沙丘，形成了半岛。10年前，我到达过青海湖。那时，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，我把它比作大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，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记忆。那时，我很诗意很浪漫。10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，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，我就想，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，当这份记忆彻底泯灭时，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？那一刻，我很忧郁也很恐惧。

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南端紧逼黄河的连绵沙山，东西长十几公里，在黄河北岸堆积成高达百米的沙坝，这里曾经流沙纵横，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，沙暴一来，地毁人亡。沙坡头一带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，蒸发量却为3000毫米，是降雨量的15倍！沙漠每年以8至9米的速度向黄河方向推移。我想，如果沙坡头不出现一个治沙林场，不走来一批献身于治沙事业的专家和工人，黄河在这里早已成为地下河！那条伸长的京兰铁路不知已被湮埋过多少次！



1957年沙坡头建立了固沙林场。走来了专家，走来了工人农民。他们在茫茫沙海瑞安营扎寨，开始与人类的暴戾搏斗。他们创造了1×1米半隐蔽式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，那些草方格的草用的是麦秸或稻草秸。然后，他们又抢墒在草方格里播进草或灌木。30年不懈的努力，30年生与死、成功与失败的搏斗，终于在沿铁路两侧连绵不断的沙山上布下了一张绿色巨网，这张网宽近千米、长近70公里，形成纵横几万亩的固沙林带。昔日吞村毁舍、席卷大地的黄沙被绿色巨网牢牢捕获，再也未能逞凶。绿色巨网曾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沙暴的袭击，但安然无恙。

在沙坡头沙漠边沿高高地耸立着一座碑，那上面记载着1994年联合国命名沙坡头固沙组织为世界500家最佳治沙单位的表彰内容。仰望那座沙漠中的丰碑，我感受着一种悲怆和震撼：这是人类对命运抗争的纪念。回眸南望依然喘息着、挣扎着穿越沙漠的黄河，我就想，我们的“生存教育”应该添加这样的内容，我们的老师应领孩子们常来沙坡头看看。告诉他们我们生存环境的危机与艰难，不能再砍树、铲草皮、挖树根了！告诉他们沙暴曾经湮了一个楼兰、尼雅……可沙暴只仅仅湮没楼兰、尼雅……吗？让他们回去问他们的父母；让他们长大了，告诉自己的孩子……